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四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任嘉春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四

宋 褚伯秀 撰

齊物論第三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

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

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

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

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鰌與魚遊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决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烏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

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郭象註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若自知不知即為有知而不能任羣才之自當故齧缺三問而王倪答以三不知也汝豈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邪魚泳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自鳥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為不知矣故舉民鰌猨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次舉民麋狚

鵷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又舉猨猵麋鹿鰌魚毛麗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不同者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唯莫之辯蕩然俱得齧缺未能妙其不知猶疑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至人神矣言體與物冥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也

呂惠卿註知止乎不知物之所同是也知物所同是則非不知也唯道不可知知之所以不知不知所以知之則道之為體可見矣今夫民以體知安佚為正

處口知芻豢為正味目知好色為正色至於鰌猿之所安狙鴉之所甘魚鳥麋鹿之相與為偶者如彼是各以其知為知之正則民與萬物之所知豈有正處正味正色哉誠不得正處正味正色而知之則其所知者非正可知矣故自我觀之仁義是非樊然殽亂吾安能知其辯所以四問四不知也至人神矣神則妙萬物而為言萬物莫非我而我則無矣孰能寒熱而驚懼之哉

林疑獨註民人之與鳥獸各隨所好交相憎愛孰知天下之正處正味正色哉天下之正處無處是也天下之正味無味是也天下之正色無色是也雖然以無為是者見無而已故但言有處有味有色之殊而不言無之為正自我觀之是非仁義樊然殽亂孰從而正之故不知其辯乃所以辯也

陳祥道註道以不知為内知之為外故知乃不知不知乃知而知其不知亦不免於有故不定云知與不

知又不言無處味色之為正凡以遣其為言之累而已夫澤焚不熱河冱不寒疾雷不驚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故也乘雲氣騎日月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

陳碧虛註以同為是則無非以同為非則無是凡物形類不同各不相知雖都忘其知而物各存焉且吾所知者庸言不知彼不知此也吾所不知者庸言知之物各不相知也吾所謂知者萬物之理所不知者

萬物之性故濠梁之上知儵魚之樂庸詎信之哉蟬飲而不食蠶食而不飲自不知其所以然凡物之形類不同色味亦爾性情所禀豈可强齊則仁義是非宜聖人所不辯也至人神變不測故造化莫移方寸之地虛矣身非我有雲氣可乘也視聽不用日月可騎也所在皆適四海可遊也生死莫變利害何有哉

趙虛齋註吾所謂知未必知所謂不知未必不知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必至於無知斯為真知居

處味色人與鳥獸各適所欲不能皆同孟子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正類此言欲識居處色味之正必離居處色味而後有真識欲知仁義是非之正必離仁義是非而後有真知齧缺復以至人為問王倪遂以姑射神人之說告之二子皆寓言也鬳齋口義云齧缺同是之問王倪不知之對即是知止其所不知知之非不知不知不知之非知蓋謂不知即真知也次論正處正味正色皆是非物我之喻結以

仁義是非紛然殽亂亦猶處味色之不同又安可得而辯哉王倪即至人神矣妙萬物而無迹不熱不寒不驚即遊心於無物之始也死生且不為之動心況利害是非乎

諸解於齧缺首問物之所同是一句似欠發明竊考經意蓋謂人物之所同者性所異者情性流為情物各自是彼此偏見指馬相非論殊而嫌隙生辯極而忿爭起以至肝膽楚越父子路人者有之

其患實始於知之一字妄生分别故王倪三答吾惡乎知之欲豁缺反求其所不知得其同然之性而冥夫大通之理則近道矣又恐未能心會繼以嘗試言之引喻人鳥獸之異宜以證處味色之非正然則所謂知者豈其真知所謂不知豈真不知哉

太上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今既有言矣如知何曰舍其多知而求其所不知因其有言而究其所

不言則孰知知不知之非真知有言之非無言耶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黄帝之所聽瑩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

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

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郭象註務求理自應非從而事之任而直前無所避就斯獨至者也無彼有謂有此無謂是以言之者孟浪聞之者聽瑩付當於塵垢之外玄合乎視聽之表今瞿鵲方聞孟浪之言便以為妙道之行無異見卵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鴞炙之實予試妄言之子試妄聽之以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謂也以萬物為

一體挾宇宙之謂也以有所賤故尊卑生滑涽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于一方不若委之自爾脗合自然也故衆人馳騖役役聖人芚然無知舉萬世而參其變可謂雜矣而與化爲一常遊於獨積是於萬歲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物萬物一然也惡知悅生惡死之非惑耶如麗姬者一生之內情變若此況死生之異惡能相知哉觀寤寐之間事變情異則死生之顧不得同矣死生雖異而各得所願以方夢而不知其

夢則方死亦不知其死必有大覺而後知其大夢愚者夢中自以為寤竊竊然以所好為君上所惡為牧圉可謂固陋況復夢中占夢哉此非常之談弔當詭異萬世一遇猶旦暮然言玄同生死者至希也

吕惠卿註聖人不知利害故無就違無不足故不喜求無非道故不緣道有謂乃所以無謂無謂乃所以有謂唯無心者足以與此瞿鵲子嘗聞夫子言之以為孟浪而已則以為妙道然二者皆非夫道非言默

所載故黄帝之所聽瑩夫子何足以知之時夜生於卵而卵非時夜鴞炙得於彈而彈非鴞炙妙道因於所聞而所聞非妙道也今之聞道者自以為悟而不知日損以至於無為皆瞿鵲之徒也道不可以言傳耳聽予言之而汝聽之皆妄而已欲其忘言而以心契之也知日月之所以為日月而與之合其明則可旁矣知宇宙之所以為宇宙而其機在乎手則可挾矣為其脗合此以為妙道之行非特聞之而已滑涽

而以隸相尊者固置而不取矣衆人役役不見成功聖人則愚而無知芚而不散雖萬歲之久參而一之則成純矣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藴我體脩萬物萬物即吾體之謂也參萬歲而一成純則殤子可以壽於彭祖矣萬物盡然以是相藴則秋毫大於太山矣以麗姬覿之則安知死者不悔其向之蘄生又何生之可悦死之可惡乎

林疑獨註聖人應之於不得已何嘗從事於務哉無

揀擇故無就違心至足故無求緣乃能默時訢訢時
默而遊乎塵垢之外也聽主乎聦瑩主乎明謂黄帝
之聦明乃能不惑不蔽而丘也何足以知之如脗之
合者謂之滑亂而涽者置之使各盡其極臣隷於君
僕隷於臣自然之勢也任其不齊而不簝吾心之平
等故愚芚不别參萬歲之變而一成純粹也夫人莫
不恱生而生不能延莫不惡死而死不能免在生安
生麗姬之在艾封也在死安死麗姬之在王所也惡

知死者不悔其始之斬生乎

陳祥道註聖人不以己絶物未嘗忘務而不應不以物累己未嘗役務而從事利之不吾益故不就害之不吾損故不違供物之求故不喜求與道為一故不緣道終日不言而未嘗無言終日言而未嘗有言也孟浪則不中平聽瑩者聽而明也夫子以為孟浪則不及瞿鵲以為妙道則過矣故曰太早計居日月之下而旁日月生宇宙之中而挾宇宙非役陰陽官天

地者不足以與此脗合則為之為其所可為也滑涽則置之不為所不可為也雖相與為君臣適然耳役役愚芚老子所謂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是也參萬歲則古猶今一成純則衆由一也人皆知生之樂不知生之苦皆知死之惡不知死之息是以生生死死不知悦惡之為妄况知生死乎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弱喪不知歸人以為迷生而不知死非迷邪生死往反猶覺夢然知夢之悲樂不足

為是則覺之悲樂豈誠然哉

陳碧虛註孟浪不精要貌瑩玉色辯玉當以視而云聽豈非惑哉黃帝道之宗師視聽不以耳目若未忘言是猶聽瑩也夫司晨在鷄造炙須鴞契道由心此有其本也今見末而喜者早計輕侻之徒耳旁日月者常照也挾宇宙者總攬也為其脗合從事無迹也置其滑涽忘其違就也以隷相尊世俗役役也聖人愚芚厭心槁形也參萬歲而一成純者通古今如旦

暮合萬變為混成也夫安生樂死未出陰陽之域惡
得體冥夫道故麗戎之女失艾封之樂得晉國之歡
舍彼從此本為無著一生之内悲喜莫知生死之際
安可輕議夫夢飲酒夢哭泣者情變之所致非至人
所有以萬世為一旦此大覺者也以死生為一條豈
復有夢哉愚者於夢中自以為覺尊巳為君視人如
牧斯固陋之甚也至人以生死為大覺衆人以魂交
為夢形開為覺顛倒詭異惑於生死是故達人發此

覺夢之至言以弔趣死之詭異夫生死之係雖無繩約而不可解若乃經歴萬世一遇大聖釋此生死之縛者是猶旦暮之遇也

王雱註儒者之所以知孔子不出乎形器之間故於道未全然所謂不知乃真知也凡有言有聽不足以盡其真故皆曰妄旁日月挾宇宙此葢識者所了不可為衆人道如脗之合者為之置世之滑涽使各盡其極而不以縈懷若臣隸於君僕隸於臣自然之勢

本無高下衆人役於滑涽聖人冥於無物萬歲之間萬物之化殽雜多矣參合其變俱爲純粹此可以心了不可以言受也次論悅生惡死證以麗姬之喻義甚切當葢謂齊物論者始於齊彼是終於一死生死生既一物安有不齊者乎夫大覺者本自無覺對未悟而言强立覺名即是不覺之覺覺與不覺俱不可著愚者之竊竊然自以爲覺亦夢也直爲其有是夢故吾不得不爲之言夢然大覺者知覺與夢本無異

也古之人不得已而有言葢為發明此處吊當於至理而詭異於衆人也

趙虛齋註聖人不從事至塵垢之外乃長梧平時告瞿鵲者瞿鵲以為妙道而長梧以為孟浪瞿鵲未免有疑長梧又語之曰此數語乃黄帝之所聞見非我所知且語未造此而遽以為妙無乃太早計乎世之養生家不知大道之所存以乾坤為門户坎離為藥軸求合吾身之造化其不可曉者置之不言而以百

骸九竅六藏遞為君臣是何足以相治所謂以隷相尊而不知有真君者存衆人役役顛㝠於利害聖人愚芚則知而不言萬物各具此理而出機入機安知死之不樂於生邪列子載周之尹氏大治産夜則夢為人僕其役夫夜則夢為國君夢中為君為牧若固有之也今吾與子問答已是夢語告子此語是夢亦是夢說其名為弔詭言舉世為夢幻眩惑而不自覺是可弔憫也萬世之後一遇大聖言舉世未有知之

者能知其解是旦暮遇之言悟此理在頃刻間耳
盧齋口義云孟浪不著實聽瑩聽而能明也太早計
謂汝之所言方如此而早以為妙道之行見少而自
多之意旁附日月挾懷宇宙脗合至理混而為一世
人滑涽以隷相尊者皆置之而不言臣僕皆隷也而
自以為尊卑衆人役役聖人則渾然無知合萬歲而
觀止此一理更無間雜麗姬悔泣以破悅生惡死之
大惑飲酒哭泣覺夢之間變幻若此夢中占夢之説

皆曲盡人情則知衛玠之問樂廣之答未為深達大覺即大悟君牧貴賤之分弔詭至怪也我為此言可謂至怪而中存妙理萬世之後有大聖人出知此等見解與我猶旦暮之遇也此亦後世有揚子雲必知我之意

聖人無為任物自為故利害莫得而及非有心於避就也不喜求則方寸內虛不緣道則虛亦忘矣不言而令行無謂有謂也言而無滯迹有謂無謂

也若是則何塵垢之能染哉此瞿鵲乎日聞於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自以為妙道之行舉以求證於長梧長梧謂此言誠妙唯黄帝聽之始能明了恐夫子亦未盡知之况汝踐履未充徒歎羡其美是為太早計猶見卵而求時夜也予試妄言汝試妄聽以為何如旁日月挾宇宙此神人之事非與日月參光天地為常未易語此儻能行前所論聖人之事則可進乎是要在審其胞合自然者為之

滑湣於俗者置之從徼至妙由階而升亦如以隸相尊士隸大夫大夫隸公卿等而上之聖而入於神矣衆人昧此役於知見不能暫息聖人如愚不分故雖萬歲之久事變之雜合而一之混然純備無今古而忘死生也聖人不獨善而已又使萬物同證此道相藴而熟成之故能與天地並生萬物為一也凡人所以不能造此者悅生惡死惑其心喜怒哀樂戕其性遂於後文申言以破其惑覶麗

姬之先泣後悔則安知死者不悔其向之蘄生乎飲酒哭泣之無據覺夢變幻之多端夢中占夢以喻世人迷之尤者必有大覺而後知此大夢也而愚者於夢中自以為覺以君牧貴賤於其間何蔽固不通之甚舉世皆夢又何分乎彼我哉是以此言遠者喜其弔當迷者驚其詭異萬世一遇知其解者若旦暮然重歎世人明此道者至希也竊詳本章指歸開人耳目正在大覺二字觀者宜究心

焉瞿鵲長梧製名以問答夫子指孔子亦是寓言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郭象註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黮闇莫能正當付之自正耳同故是之異故非之皆未足信是若果是則不復有非之者非若果非則無復有是之者故是非生

乎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任其自正而已是非然否彼我無辯故和之以自然之分不待彼以正之也是非之辯為化聲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和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則是非之境自泯性命之致自窮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蕩而為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

呂惠卿註天下之所謂是非者不過我是若非若是我非或是或非俱是俱非四者皆出於我與若而我與若俱不能相知則所謂是非者卒不明人固受其黮闇誰與正之必正於人也而人者非同乎巳則同乎若非異乎巳則異乎若非同乎我與若必異乎我與若亦不過四者而皆不能正之則是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其待彼也邪言不相待也唯聖人知其然故雖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則彼是莫得其

耦而休乎天均矣何則言之是非非有實也聲之出

于化而已我之與人相待與不相待又出於識心之

妄計也我則和之以天倪而不為之分辯因之以曼

衍觸類而長之則萬物不累乎心矣窮年則參萬歲

而一成純之謂也是不是然不然之無辯者知其同

體而物物皆然也窮年則忘年無是非則忘義始起

於無竟故終亦寓於無竟也

林疑獨註莊子蓋欲忘言故立是論使我與若辯至

我果非也邪設亂以遺之也我勝若若不吾勝吾誰使正之又遣其所遣也使同乎若者正之至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此遣之又遣而至於無所復遣斯其至矣凡言是未必是言然未必然故其異同亦皆無辯然之與是復自相對又均於辯也有化者有化化者有聲者有聲聲者化者之化非聲則不顯聲者之聲非化則不彰化者聲之體聲者化之用此化聲之相待也然而聲出乎化非化之所能知化統乎聲

非聲之所能識此又若其不相待也夫相待生於兩物若合萬化為一則相待之迹無由而生夫聲者常聲不待物而後聲聞者自因物而生聽耳化者常化不待聲而後化見者自因聲而生聽耳此其所以相待而若不相待也若夫化化者非化之所能化聲聲者非聲之所能聲又何相待不相待之有和之以性命之本因之以變化之餘則古今之年有時而窮而所以為我者不古不今而無極也

陳祥道註天倪者性命之端曼行者無窮之變和以天倪因以曼衍則物我不蔽於是非而各盡其性命之分此其所以窮年也忘年則死生為一條忘義則可不可為一貫死生可不可固無竟矣而知忘之者豈以為有物邪特寓之而已

陳碧虛註悟則不辯辯則不悟對辯不已黮闇莫明彼我不自信故也夫水清則可以鑒妍醜心虛則可以齊同異若中無主則待於外是逐物而遷者也從

箕子視比干則愚以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夷齊則戇以夷齊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將使誰正之若將飛者棲巢走者宿穴各安所安孰曰不齊哉夫彼我之情相待者也非是之辯化聲者也情不相待惡有彼我辯無是非惡有化聲是以虛心以和崖分妙用以釋留滯所以窮天年而無是非也窮天年則忘年無是非則忘義故能振舉於無竟以無盡之物無極之理寄諸無盡無極而已矣

趙虚齋註自得之學難為人言言之則辯論蜂起誰能正之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我者其天乎亦此意聲相待啐化咏同時也和以天倪因以曼衍和其光同其塵也是不是然不然皆不可得而辯則是舉世不相知與人言無觧者是化聲之不相待也如此則但當和光同塵以樂其天年何必強聒哉忘年忘義言此生此理皆付之於忘言造物者無窮吾亦與之無窮而已

鬳齋口義云勝負不足為是非則我與若所辯者彼此不能相知也黮闇言所見者我與若皆不明將使誰正之議論與彼同既不可議論與我同又不可皆與我與彼不同亦不可皆與我與彼相同亦不可則是三者皆不能相知必須待彼也此彼字指造化即所謂天倪天倪者自然之分所以和者因是而已是不是然不然皆兩存之若定其然是則有不然不是便有是非之爭化聲者以言語相化服相待對敵也

若以是非言語相對敵以求化服何似因其所是而不相敵故曰若其不相待不相敵而尚同則是和之以天倪游衍以窮盡歲月如此則併與歲月義理俱忘之振動鼓舞於無物之境此振字亦逍遥之意信能如是則終身寓於無物之境矣

是非勝負各執一偏不能相正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言必付之造化耳此一節諸解脩悉獨化聲之義隱奧難明相待不相待

之機亦未易以言盡唯窮神通化者以心燭之至
理自見諸解中疑獨立論最高自成一家之言與
經文相表裏非訓詁之學所能及庸齋論化聲獨
異於衆而無竟立說尤長若以簡要論之死生覺
夢之分出於化者也彼我是非之辯出於聲者也
覺夢依乎形是非生乎情有若相待也然而化者
自化不知其所以化聲者自聲不知其所以聲又
若不相待也要夫物理之至極莫逃造化之自然

此萬化之所出入萬物之所以齊也詳此化聲之相待與形景之相待義同前後互發明耳呂氏註後附説云化聲之相待至所窮年也合在何謂和之以天倪之上簡編脱略因誤次於此覲文意可知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

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郭象註罔兩景外微陰天機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責其所待尋其所由卒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若待蛇蚹與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耳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造物有邪無

邪無則胡能造物有則不足以物衆形明衆形之自物自造無所待焉此造物之正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故罔兩非景之所致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則化不化然不然從人之與由已吾惡識其所以哉方其夢為蝶而不知周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今之不知蝴蝶無異夢之不知周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蝴蝶之不夢為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

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也覺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辯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夫時不暫停今不遂存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

吕惠卿註罔兩之於景同類也而不知景之無待於形猶我與若與人亦同類也而不知其無待於彼蓋景之行止坐起唯形是隨則無特操者也然本無情豈知有待若謂景待於形形又何待而然邪景之待

形非若蛇之待蚹而行蜩之待翼而飛也惡識所以然不然哉人能通乎物之無知則蛇蚹蜩翼亦無待而已故方其為蝶也栩栩然不知有周及其為周也蘧蘧然不知有蝶一身之變猶不自知則物之化而異形其能相知乎物物不相知則各歸其根物物不相待則莫得其偶其有不齊者邪

林疑獨註景由形生似乎相待而實不相待也而罔兩者不知形景皆屬造物遂以為行止坐起在乎形

然非日火之光則雖有形景何由生哉此所謂不相待也景曰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景之所待者形而形亦未能無待言待於造化耳夫景之待形則亦微小而形在造化中益又小矣故曰吾待蛇蚹蜩翼言物之至微薄者也外篇蟲臂鼠肝亦此義莊子寓意於蝶以明夢覺無復分知莊子夢蝶之理則死生之說盡矣夢而為蝶不知有周覺而為周不知有蝶其勢不能合併必有時而分矣萬物之化亦如此

陳祥道註罔兩待景而後有景待形而後見形待造物然後生形之於造物已幻矣況景乎景之於形已外矣況罔兩乎凡此皆非真實故不足辯況認其非真實者以為有而即其不足辯者以為問此莊子所以託景之荅以袪其惑夫天下之物自迹觀之未嘗不相待自理觀之未始有待今景之為物以為待形邪非日火則無見以為待日火邪非形則無有然則形也景也日火也果有待耶無待邪惡識所以然不

然哉蛇蚹蜩翼言其用之小者耳悟而為道者撫實而不撫華迷而通物者撫華而不撫實蝶之為物撫華者也而周夢為之是為道而不免通物之想撫實而不免撫華之夢也及其覺也然後不以想累神不以夢易真而周與蝴蝶固有分矣唯大通物化之情者斯可以與於此

陳碧虛註景不待形形不待陰陽豈比蚿蚘蜩㲉有物者邪夫物之相因無如形景今尚言其不相待明

外物不可必萬類皆自爾唯因待都忘卓然獨化方可論超生死而反混冥是謂帝之縣解也周蝶之性妙有之一氣也昔為蝴蝶乃周之夢今復為周豈非蝶之夢哉周蝶之分雖異妙有之氣一也夫造化之機精微莫測儻能知此則造化在已而不還於物是謂生物者不生物化者不化既已為物惡有不化者哉死生之華形類所還漆園之夢其理盡矣

趙虚齋註景之行止坐起皆依於形而所以行止坐

起必有形形者存乎其中蛇藉蚹以行蜩藉翼以飛而所以行飛者非蚹翼也人物之一動一靜皆有待而然景待形而形之所待者非形也形且不知其所以然何責於景哉是以莊周夢蝶物我俱化栩栩蘧蘧覺夢如一也

鬳齋口義云景言吾之運動待形而形又待造物形之為形猶蛇蚹蜩翼而已蛇蜩既蛻而蚹翼猶存豈能自動邪我既待形形又有待惡知所以然不然此

即是非待彼之喻周昔夢蝶不知周也及覺為周得非蝶之夢乎然此覺夢須有箇分别到此似結不結却不說破正要人於此叅究此之謂物化言萬物變化之理不過如是

蚹蜩翼或謂蛇甲者不若齟齬翅翼之說為優葢蛇藉以行蜩藉以飛喻人身中所以運動者有若相待而終於無待則獨化之理明矣故翻覆辯論卒歸無待而止人之一身耳聽目視手執足行有

待而然也而所以用形者若物而實無待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然則有無利用未嘗不相生也人能反究至無之妙遊乎物初則知所以生有所以用形者矣今有形以運動有心以思慮尚不自知其主宰之者則自形以生景又豈罔兩所可知宜其惑而有問也寓言篇有衆罔兩問景章喻世之迷者益多故不一言之有云予蜩甲也蛇蜕也與此蚹翼義同本

經嘗言古之真人其寢不夢而南華自謂夢為蝴蝶何邪葢借覺夢以立言明死生之一致生不知死亦猶死不知生二者雖不相知而理本齊一請以覺夢觀之槩可見矣何為當生而憂死當死而羡生乎蝶之為物無巢穴之營無饑渴之患翩翩栩栩遊放乎天地之間人見之者亦欣其自適而莫加害焉其所由生非關種類往往他蟲所化或朽麥所為至樂篇載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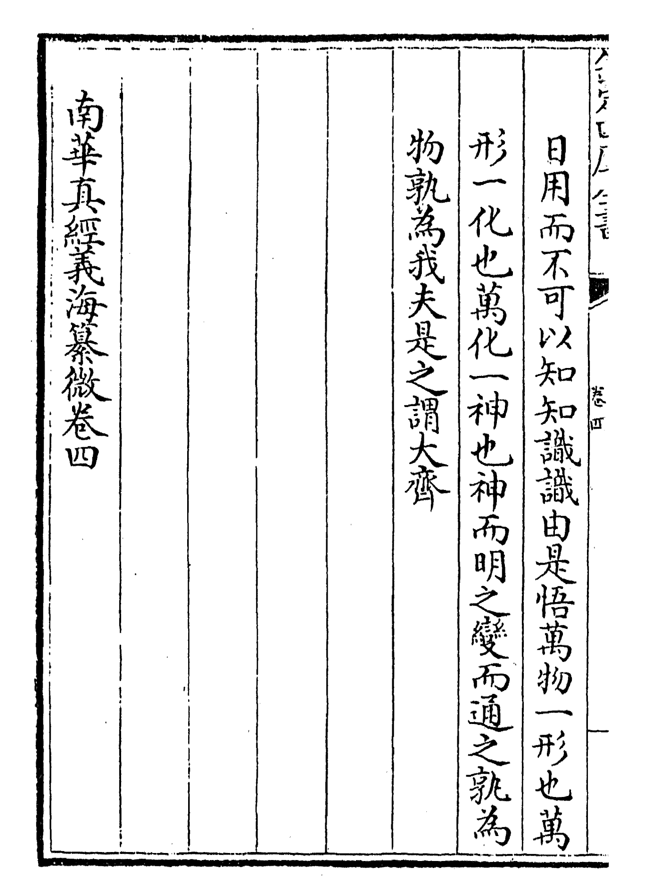
蝶則亦出於草化莫究其始而終亦不知所歸蓋
翺飛中之得道者故真人或夢為之夫人之與物
形分多類咸稟自然自然者至道之妙本萬化所
由立也故莊蝶夢覺各不相知終歸於化則未嘗
有異是知動植萬形生死萬變有情無情卒齊於
化化者形數之始終萬類之出入由於造化之推
排勇有力者莫能拒物受雕琢形歸鼓鑄不知所
以然而然是以達人委而順之故覺夢混融生死

為一也周與胡蝶則必有分分即物之天物雖各有天固同一天也或讀分如字則分別無已天下物論何由而齊學者又當究夫性命之精微以通物理之一致與物同化而有不化者存以死生為覺夢視古今如朝昏將無物之可齊容有論乎然則莊與蝶與夢與覺與既有論之者矣必有知之者矣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子名篇以齊物論或乃疑其理與儒家悖重增不齊之情殊

不思孟子特為許子言之耳況孟之所言者情莊之所言者理理一分殊則情之不齊也宜矣故南華原本究極主一理以齊天下之物論篇首設二子問荅詳論人籟地籟之不齊明天籟之自然非惟理不待齊亦非齊之所及故於其間旁證側引而不止言天籟欲人心契而自得之夫生物紛紛榮謝萬變自形自色自消自息卒歸天籟而止天籟者無形無聲而形色之所自出神化之所發見

也儻能究夫人籟地籟之所由作則天籟可知故郭註云豈復別有物哉即衆竅比竹接乎有生之會會而共成一天耳至論知言覺夢成心言吹可否是非方生方死無異乎萬竅怒號及乎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則虛以待物物亦無礙此忘而彼自化風濟竅虛之謂也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則以不齊齊之恢恑憰怪道通為一有不待齊而自齊矣若夫狙公賦芧喜怒所由生昭文鼓琴成虧所以著

言有心有為不足以化物何望於齊哉至於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可以言齊矣又慮或者以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此又散而不齊之兆也唯造乎未始有物注酌無窮以大覺而知大夢參萬歲而一成純所以槩天下之物而齊之之道也罔兩問景不知即異而同南華夢蝶孰究非同非異葢極論物我生死覺夢之不齊而終歸於物化南華之謂所化即大易所謂神潛於恍惚見於



日用而不可以知知識識由是悟萬物一形也萬形一化也萬化一神也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孰為物孰為我夫是之謂大齊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五

宋 褚伯秀 撰

內篇養生主第一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郭象註生也有涯分有極也夫舉重携輕力有所限

好勝者雖絶膂未足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知之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毫銖之加雖負萬鈞忽然不覺重之在身雖應萬務泯然不覺事之在已此養生之主也若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鳥得而不困哉已困又為知以救之因養而傷真大殆也必須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悶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葢能順中以為常則事事無不可養生非求過分全理盡年而

已矣

呂惠卿註生隨形而有盡知逐物而無窮以生隨知則有殆而已已而繼之以知卒於殆而已矣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善惡皆生於知其相去何若唯上不為仁義之操以近名下不為淫僻之行以近刑善惡兩遺而緣於不得已以為常是乃刳心去知而止乎不知之道也保生全身養親盡年何以加此

林疑獨註有形者陰陽不能續無形者歴數不能窮故以有涯之生隨無涯之知殆已夫真性裂而有善惡善惡立而有名刑為善不近於名斯天下之真善為惡不近於刑斯天下之真惡唯順性命之情而不加不損於萬物混同而無毀無譽則刑名之所不能及也天下所以有善名因不及者立所以有惡名因過之者生或輕生趨義以要一時之名或貪生逐利以陷中道之天皆所謂近名之善近刑之惡非順性

命之情而去其已甚者也

陳祥道註善養生者内我以為主外物以為賔不以有涯隨無涯斯免危殆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勸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身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緣督而應不得已而起以是為常而不為已甚則在我無忤於物在彼無害於我故可以全身而養親全生而盡年也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則為善未嘗不近名為惡未嘗不近刑而莊子言此
者蓋莊子所謂善非離道也志其券闕 已所謂惡
非犯義也特異於善而已老子謂南榮趎其中津津
乎猶有惡色所謂惡者如此則所謂善者可知矣
陳碧虛註壽夭者生之有涯博通者知之無涯天與
則深不可識人為則勞而多弊故生理之主要在善
養而乃貪名逐利不知休息重增其偽以益其生卒
至於危殆而已夫自全之善理無近名謂守樸少變

漢陰丈人之徒是也自損之惡理無近刑謂沈溺嗜好公孫朝穆之徒是也無為善無為惡由正以為常者聖人之中道可以保身全生養親盡年此所生之主也

趙虛齋註人從少至壯從壯至老從老至死此生之有涯經緯萬事亘古今而常存此知之無涯人惟昧於真知而終身役役以為知危矣生者盡而知亦盡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處世間為善

則有無窮之譽為惡則有無窮之毀伯夷死名盜跖死利雖所死不同殘生傷性均也惡固不可為善亦不必為為則有心矣但當緣督以為經督中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感於物也一出乎性之自然形諸外者即此中也率性之謂道緣督為經之義也奇經八脉中脉為督

林氏鬳齋口義云以有盡之身隨無盡之思紛紛擾擾何時而止殆已見言其危可畏於危殆之中又用

心思㝵自以為知終於危殆而已為善無近名至可以盡年數句正是養生家之學莊子所自受用者若以為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若以為惡又無近刑之事可指此即駢拇篇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迫而後應應以無心以此為常則可以保身全生養親盡年即孟子所謂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也

褚氏管見云內篇始於逍遥遊盡性之學所以明

道次以齊物論窮理之談所以應化又次以養生主至命之要所以脩身也故首論無以有涯隨無涯則生任其自生而無夭閼之患也復乎無知而歸混冥之極切身之害既除何危殆之有信能如是則因天下之善而善之因天下之惡而惡之雖為非有也又何有近名近刑之累哉夫人之處身應世有當為之善惡至若聖賢任天下之重紀綱世道扶持生靈於善惡尤有不得不為者賞一人

而天下勸罰一人而天下戒以天下之愛惡行天下之賞罰若天地之運行春夏生成而不以為恩秋冬肅殺而不以為怨蓋天下無心寒暑自運物自生成物自肅殺時當然耳恩怨無與焉若羿之工乎中微而拙乎藏譽近名之善也能如飄瓦之中人不怨斯無近刑矣按此二句即道德經建德若偷之義諸解或引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為證近名刑也或引上不敢為仁義

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則是不為而不近名刑也語雖相類義實與經異葢謂世人所謂善惡私而有迹特見其小者耳聖賢所謂善惡公而無畛於無為豈淺識所能窺哉若四凶之惡而帝堯除之桀紂之惡而湯武放之少正夘之惡而夫子誅之則聖賢所謂善惡者可見矣夫為善惡而近名刑不為善惡而無名刑皆理之當然今則為之而不近名刑者世人視之以為善惡而聖賢之心常

順乎中道合天理之自然而已故利害不能及而
道德之所歸也督自訓中乃喜怒哀樂之未發非
特善惡兩間之中也苟於七情未發之時循之以
為常道則虛徹靈通有無莫係吾與太極同一混
成又惡知身之可保生之可全親之可養年之可
盡哉郭氏以中釋督而不明所以後得虛齋引證
切當葢人身皆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復有
任脉為之配乃命本所係非精於養生罕能究此

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見禮記深衣篇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

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郭象註手之所觸至乃中經首之會言其因便施巧

無不開解既適牛理又合音節直寄道於技所好非技也所見無非牛未見其理間未嘗見全牛但見其理間也以神遇不目視闇與理會也官知止神欲行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也依乎天理不横絶也有郤之處批之令離節解竅空就導令殊因其固然刀不妄加遊刃於空未嘗經槩於微礙故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每至交錯聚結之處視止行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理解而無刀迹如聚土也逡猶自得拭刀

而藏之刀以善用而全生亦以養善而全也

呂惠卿註物以有而礙道以虛而通人未聞道則所見無非物既聞道則所見無非神道遇不目視喻聞道者能以心契而不以知知識識也目官知止神欲自行依乎天理至大輒乎是乃未嘗見全牛也天下無物非道而無適不道亦若是而已矣所見無非牛更刀傷生之譬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不以傷其生之譬也其為形也未始有物不乃似其節之有間乎

其爲生也未始有生不乃似其刃之無厚乎其於遊刃恢有餘地不乃似其體道而遊萬物之間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怵然爲戒視止行遲以至善刀而藏則慎終如始無敗事矣

林疑獨註牛喻性命之理乃刀生之譬也順性命之理而無爲則生不傷順牛體之理而不用力則刀不虧故手觸足履疾徐動止之間因其自然順其常理是

以中於五音合於樂舞桑林湯樂經首堯樂會者合音與舞而言之庖丁自謂寄道之微妙於技之粗末所好非技也始見無非牛以目視也久則無全牛以神遇也今一於神遇而不以目視則筋骨之內皮膚之間固已冥會矣老子曰絕望棄知官止之謂也易曰不疾而速神行之謂也依乎自然之理大郤則批而離之大窾則導而通之凡此皆因其固然豈復强為私巧哉若然則肯綮微礙之處未嘗或經而況軱

庚大骨乎良庖之於族庖雖歲月有遠近更刀有遲速其於傷刀一也族言其衆良言其寡則庖丁者言其獨斯為神庖也歟以無厚入有閒所以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也族者骨肉結聚之處見其難為運刀須當謹慎視止行遲喻性命之精為養之尤難提刀四顧躊躇滿志解牛至此無復解矣善刀而藏則知至人以應物為不得已而復退藏於密也

祥道註目視者見物不見理所見無非牛也神遇者

見理不見物未嘗見全牛也所見無非理故以無厚入有間而遊刃有餘地矣養生之道豈異此哉處心以虛而不以實應物以順而不以逆於其易也遇之以適無異砉然而中音於其難也處之以慎無異怵然而為戒其成也視履考祥無異提刀而四顧其終也全而歸之無異善刀而藏也善解牛者所解雖多而刀不剉善應物者所遇雖煩而生不傷也

碧虛註識明則達理技妙則中節庖丁素學養生之

道假技以進耳始則見牛不見理後乃見理不見牛以神遇不目視治内者遺外也官知止神欲行視聽不以耳目也依乎天理自然㝠會批郤導窾遊刃於虚未嘗經肯綮之礙况大軱乎是以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也動刀甚微諜然已解牛不知其死也夫所解者牛覩其空郤之處遊刃舞蹈以全妙技養生者豈不能避患深隱保形不虧以全天真乎

李士表論云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

解莊子所謂解牛者離物冥心而未嘗見牛乘虛順理而未嘗經刃是亦解於無解耳且以十九年則歷陰陽之數不為不多而刃若新發硎者蓋執迹則瞬息以遷操本為不多而刃若新發硎者蓋執迹則瞬息以遷操本則亘古不去一身已幻孰為可奏之刀萬物皆妄孰為可解之牛哉物我既忘所能斯泯故未嘗批而大卻自離未嘗導而大窾自釋奏刀騞然而無應物之勞釋刀而對而無留物之累其終也善刀而藏之復

歸於無用矣以道觀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亦不立以庖丁視族庖解者解其礙也以族庖視庖丁礙者礙其解也解礙俱遣虛而已矣以是道而遊乎萬物之表彼且惡乎礙哉

趙註庖丁解牛進退周旋合乎音節牛之經絡皆會於首屠者剸刃於首正中其會則百骸立解所以發文惠君之歎丁又自言其技之精葢進乎道至于難處未嘗不戒謹恐懼心為之怵視為之戒行為之止

動為之避惟恐一毫之傷其刃所以十九年若新發硎他人則歲月之間不缺則折此善養生者也

膚齋口義云奏刀進用其刀中音言合律呂桑林經首皆樂名未嘗見全牛言牛身可解處一目而見也神遇猶言心會也官知止言耳目皆無所見聞而不言之神自行依牛身自然之腠理骨節空竅皆固然者我但因而解之其用刀也未嘗經涉肯綮之間而況大軱乎良庖族庖歲月更刀之有不同均不免於

損今經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言其無損也以無厚之刀入有間之體遊刃於其間言無滯礙也喻世事皆有自然之理但順而行之我心泰然物亦不能傷也至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言人之處世豈得皆為順境或遇逆境之時多忙亂失措然正當委曲順以處之不動其心事過而化一似元無事時始為養生得力也

庖丁章敘述養生要旨最為親切故寫其動作進

止之度以應夫行住坐卧之間蓋未始須臾離也

而畫筆之工曾不是過葢天下事無小大有理存

焉解牛而得其理則目無全牛刃有遊地養生而

得其理則身有餘適事無廢功奏刀中音喻應物

之當理釋刀而對喻忘生而得理也有心乎應物

則所見無非牛體道而冥物未嘗見全牛也神遇

不目視則依乎自然以虛為用而亦無所事乎知

見矣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言與物無迕者無所

傷養神有道者久生而不獘也然而每至於族見其難為骨肉盤結曰族以喻應酬世故事物繁劇之時當加戒謹以成厥功定而後能應也世人徒從事乎厚味侈服華居顯位聲色悦樂以為養養愈至而生愈失經所謂養形果不足以存生是已庖丁所好者道則所見無非道故事故之間了無滯礙雖逆順迭出萬變叢挫卒有以善解之不啻遊塵之過前是何也葢能養其生之主則玄德內

充真機外應處已處物無不適宜應已而復歸於
無是謂善刀而藏安有月更之弊哉真人慮後世
學養生者溺於沈寂無為無以酬酢世故廢人事
而道可立其為道也鮮矣故寓道於技以立言而
牛之解不解無庸辨再考每至於族似指族庖見
族庖之難為故怵然為戒而終無難也李士表論
意亦同此怵然為戒以下趙氏點句獨異說亦可
通但末後刀甚微三字句不圓耳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郭註介者偏刖之名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獨指偏刖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全其足則知之所無奈何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心神内困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刖而已哉兩足共行曰有與有

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有與為命則知獨者非我也夫逍遥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又何求於入籠而服養哉言雉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為善也

吕註右師蓋人貌而天者也介然獨立故公文軒見而疑其非人天之生是使獨也言所得於性命之理本如此若夫與物接而其貌有與者則人而已矣澤雉飲啄自如心與天遊而適其性命之譬也不蘄畜

樊神王不善制乎人間而不得逍遥之譬也樊中之養雖至於神王非其所善不若澤中飲啄之希而自得也

疑獨註天生斯人使人獨足而人之貌則有與也言養生不在形骸要在神王而已故澤雉自適雖飲啄至少而神不虧樊中稻粱充足適所以累身而已夫養神在於適性故古今一畒之宫簞食瓢飲以為至樂正明此理

詳道註介者不與物通獨而無與右師盡其所受乎天者如此而與人之貌有與者異故公文軒曰云云

雉之為物資養於澤而憂畜於樊其養於澤也神可謂王矣其憂於樊中雖王不善也葢處世而與物遊者未嘗無所防離人而入於天者未嘗不自適右師驚於人則神王而善可知矣雉神王而不善則驚於人可知矣

碧虛註作善不免天地為惡近行人也有與猶相與

令介獨者是罹禍於天雖犯法令葢禀受愚昧亦非人也人之儀形全美相與而行固難企慕而忘己配也久矣夫不知世事感變之所起事至則惑其所由然惑則外物害之矣其害也知其所由然則委之自爾而内無驚怛所以免乎重傷也

趙註右師蒙瞍也介相師者也人莫不有目而我獨無是天使我獨非人所能為因引雉以自解雉在澤中十步方一啄百步方一飲不能忘機者以目有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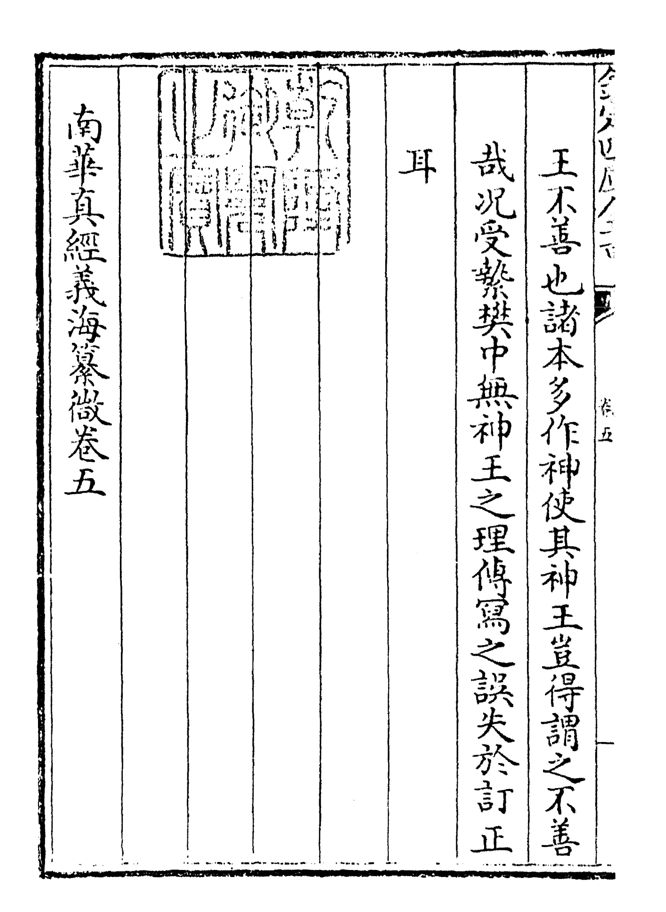
見懼物之害己也慮患如此豈料寅身樊籠為人所畜是兩目之明不足恃故曰神雖王不善也神寓於目精采發見謂之王言恃目防患而不得免不若無目者之一委於天也

鬳齋云右師已刖之人為右師之官介獨也刖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如此邪刖則分明是人却曰天之生是使獨者言人之形貌皆兩足相並而行此則獨異是天使非人也葢謂世間有餘不足雖

是人爲皆由造物人於患難當安之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言得食之難若受養籠中則飲啄皆足而爲雉者不願蓋籠中飲啄雖飽雉之精神雖王而終不樂故曰不善也

介一音兀斷足也崔氏本作趴據前諸解立說不同亦各有意義詳定從本音以偏刖釋之爲當有與說亦未明今擬以訓類說之蓋右師之刖雖由於人亦其天分使之獨足而其貌則與人同類耳

况禀形最靈復有以充其内豈可以外虧一足而自棄其全美哉是故一安於命而歸之天知所當全者在乎德性德者與生俱生性則為生之主不離於斯二者是謂得其養矣形之殘兀何加損焉欲人安於患難而順其性命之情則吾有尊足者存所養非形骸也故後文澤雉之喻以全性為樂畜樊為憂再詳經旨謂澤雉飲啄雖艱而不顧受養若受畜樊中則雖飲啄有餘而飛行失所形雖



王不善也諸本多作神使其神王豈得謂之不善哉況受縶樊中無神王之理傳寫之誤失於訂正耳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六至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任嘉春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六

宋 褚伯秀 撰

内篇養生主第二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

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郭注秦失見人弔亦弔人號亦號弟子怪其不倚戶覲化乃至三號然至人無情與衆號耳老者如哭子少者如哭母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往致此甚愛也夫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感物太深不止於當遯天者也馳騖於憂樂之境其戮未加

性情已困庸非刑哉適來時自生適去理當死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冥然與造化為一哀樂無所措其間以有係者為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為薪猶前薪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不絶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火傳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呂註弔之為禮哭死而弔生三號則哭死為不哀無言而出則弔生為不足此弟子所以疑其為非友弔焉若此為不可也始吾以為其人意從老聃者皆得聃之道今見其老者少者愛慕而哭泣之不能安時處順所以知非其人也葢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内外相成此所以㑹之也人之所受於天其性命之情未始有物而為之哀樂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無適非天而欲遁之不免於刑而已矣知其適

來而安之適去而順之古者謂是帝之縣解以其未

嘗有死也火之所託者薪而火非薪其為薪也雖窮

於指而火傳不知其盡何則火之在此薪猶彼薪也

其傳豈有盡哉火以喻生薪以喻形達此則知生之

所以為生者未嘗有死也何哀樂之能入哉

林疑獨註至人本無情老聃死而秦失弔號者若堯

死而百姓如喪考妣自非土木無情安能使天下兼

忘哉然聃之所以為有情者特未定也禮曰知生者

弔知死者傷泰失弔之弔其生人三號而出傷其死也弟子怪其止於三號非與老子為友也答以三號為可矣始也吾以為其人故人弔亦弔人號亦號而今見其遁天倍情忘其所受之為非也夫形骸如罷贅生死如夜旦安知生人之非死鬼死鬼之非生人何乃切切然以生死哀樂於胷中為哉夫大塊吐精噓氣𡠗而成物固莫知其所自來雖天地陰陽不得為之父母而世之昧者乃執子母之愛而號泣之又

況哀他人之親如已之子母者乎盖所以相會人合而致此甚哀故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此方內之事秦失以為遁逃自然倍益哀情忘吾所受於造化者之本無也天刑即命遁於命則累於刑而憂患生矣以適來為時適去為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有生為縣無生為解也致命之極則吾之有生長於上古而不老如指窮於為薪火傳不知其盡也

劉槩註薪火之論以譬神舍於形而屢移者也古之至人所以載營魄而視形骸為逆旅者以此況肯伋形而喪其尊形者乎

趙註秦失哭老子而不哀弟子疑焉失告以所見説者以為失不滿於老子謂不合使人愛慕太切殊失本意老子平日和光同塵不與物迕人自愛之不蘄人言而言不蘄人哭而哭其死也逃乎造化背乎世情忘其所受於天者則天亦無如之何故曰遁天之刑適來

不以爲樂適去不以爲哀所謂安時處順也縣者大患有身解者吾今而後知免也帝之縣解謂造物者勞我以生息我以死也指窮於爲薪薪盡則火息而所以不息者常存故曰火傳不知其盡

膚齋云秦失老子之友也三號而出言其不用情故弟子疑而有問失謂始吾以老子爲非常人今見其弟子之哭若老若少如此過哀必老子未能去其形迹有以感會其心不其然而然也夫天之所受本無

物猶以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者之所受而遁逃天理背棄情實此皆得罪於天者故曰遁天之刑人之生也適然而來死也適然而去當隨其時而順之不足以為哀樂知此理則天亦不能以死生係著我矣故曰帝之縣解為薪火傳生死之喻以薪熾火指其薪以觀之則薪有盡時而世間之火古今不絕講理到此却以三句譬喻結末真奇筆也

按前諸解指字多以手指釋之葢以為訓前則指

在其中矣竊詳經意指應同旨猶云理也理盡於為薪故火傳不知其盡義甚顯明知北遊篇周遍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可證夫一家之薪有盡而天下之火無盡善為薪者有以傳之一人之身有盡而身中之神無盡善養生者有以存之火之在彼薪猶此薪也而焰焰不同神之託後身猶今身也而息息各異焰不同所以有然有滅息各異所以有死有生然而天下之火未嘗盡神未嘗

滅者有人以主之耳至若鑑日擊石鑚木戞竹皆可以得火火性遍天地間非人無以致之神之運化也亦然去是薪火何麗亡是形神何託由是知傳火在乎得薪託神在乎得形所以成至人之妙用相天地之全功南華舉以結養生主一篇之義深有指哉達養形之理者勿傷得養神之道者無為形者生之所託神則為生之主虛無之道是所養其神者也世人徒知養生而不知養其生之主

養愈至而生愈失故真人誨以無以有涯隨無涯庶乎養生之旨矣夫以道存懷者無心於善惡以虛待物者何有乎名刑順中而不失其常保身盡年之理有在於是解牛喻應物刀以喻生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則剸繁治劇不知其幾而吾之精明者愈久而不獘是為生之主人當善養者唯其善養於平日所以得濟於斯時以不用而成大用也至於善刀而藏則應物餘暇斂知韜光物遂其

適事盡其理而吾之利用未嘗或虧古之大隱居鄽接物而常應常靜得此道也是以學道之要虛靜為先非虛無以全神非靜無以復命性全命復養生之能事畢矣如鏡當臺有鑒無迹事物於我何加焉凡人逐物喪真攖事拂理得失交悲滿心戚戚生能無損乎所以澤雉不願畜樊見於後喻老聃大聖南華所師猶云死者示人安時處順守常得終而遯形飛化之妙非世所測聖人之死曰

神是也秦失弔之而三號已為方外刺法然弟子
猶不能無疑遂告以去來適然安之勿拒是謂帝
之縣解造物不得以係之矣盡為薪之理者火傳
無窮盡養形之理者神全不喪有形終於有盡在
我不得不養假幻以修真亦相資之理特不必如
張毅無足之過養耳是以卒貴乎全而歸之形得
全歸則神 無謬適出有入無往而非正伏羲得之
而襲氣母黃帝得之而登雲天傅說得之騎箕尾

而比列星太上云死而不忘者壽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七

宋 褚伯秀 撰

人間世第一

顔子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

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

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

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
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顔回曰端而虚勉而
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
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
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内不訾其
庸詎可乎曰然則我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内直者與
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
以已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也邪若然

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為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郭註行獨不與民同欲也舉國而輸之死地視若草

芥民無依歸故顔回欲往救之仲尼言回之道不足以救彼如百醫守恙適足致疑不能一愈也有其具然後可接物苟役思以犯難知其所存於己者未定也德所以流蕩知所以横出者矜名爭善故也雖復桀跖其所矜惜無非名知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興必遺名知而後行可盡也今回之德信彼所未達雖欲繩以仁義彼將謂欲毁人以自成必反菑之苟悦賢惡愚聞義而服便為明君君明則不無賢臣汝往

亦不足奇且必有害汝唯寂然不言言則彼必成君人之勢以角捷飾非使汝目眩色平自救不暇乃釋已以從彼非唯不能救更成彼之惡昔龍逢比干居下而任上之憂故其君擠之夫暴君非徒求恣其欲仍復求名但求非其道耳惜名貪欲之君雖堯禹不能化而不免攻之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邪回曰正其形虛其心言遜而不二則可乎曰惡惡可衛君亢陽之性充内揚外人以事感已凌挫以求遂其侈心

將執而不化庸詎可乎回又更説三條内直者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與古為徒仲尼猶以為未可為其政與事不𡨋也雖未弘大亦未免罪然於化則未以其挾三術以往未能無心故也

呂註年壯故輕用其國行獨故輕用民死死者以國事而死也則報之宜湛厚汪濊而量乎澤至於若蕉乜膏之甚民之所以無如也顔回欲屈已伸道夫子不許惡雜多之為擾而不救也先存諸已而後存諸

人則無適不可今回存諸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德蕩知出爭之器也且德厚信矼足以達人氣而使不至於鄙倍名分不爭足以達人心而使不至於忌疑而後可與有言也今回未及此而强以仁義繩墨之言開導於暴人之前者有其美而人惡之也彼好名而已軋之以名彼好知而已出之以知使之由乎凶器是菑之也觀其所出知其所反則回之往殆為菑耳苟人君悦賢惡不肖則與汝同矣汝惡

用求異哉汝與之言徒唯諾而無詔告彼必乘人而鬭其捷辯氣色拂厲而目熒心戍求解免順從之不暇是猶以水救水以火救火則順始無窮矣彼不以信厚期我而與之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昔龍逢比干脩身拊民疑於斂恩故其君擠之亦好名而已堯禹之於蕃國猶不能化必至於滅之是名實者聖人不能勝而況若乎端而虛非至虛也勉而一非至一也驕溢於中發見於外抑人所感求快其心小德猶

不成況大德乎以之格其君不過外合內不訾而已又何足以化彼夫以已之言而蘄人之善不善以已賤而人貴故也自道觀之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何分別於其間與天與人與古為徒回謂以三者趨變庶乎其可然以此應物非得一而無心此所以為太多也外則寓直於古則是政人以法不以人而易其所知是不諜也諜者密覘人意而得之則固矣雖亦無罪惡可以及化以其師心而未能無心故也

林疑獨註年壯者其氣剛行獨者其德孤此所以輕用其國民死若蕉也賢者之於國猶醫之治病治國本治賢者無所施則去之亂國不治賢者負其術以就之有疾者多往醫門有國者多求賢士願以所聞於夫子之言思其法則而行之庶幾衛國有瘳乎仲尼以其術淺不足往化聖人抱一為天下式則夫雜多者宜其憂而不救先存諸已則在人者不言而喻存諸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而行其道哉夫德

因有名而後蕩知因有争而後出二者凶器不可以盡行於世也養氣至於充然後能達人之氣養心至於静然後能達人之心未能如是徒以繩墨之言行法於暴人之前彼必惡有其美而害之矣且謂衛君苟恱賢惡不肖惡用求汝以取異於彼耶汝唯無言則已若其有言彼必乘君人之勢以角其捷辯汝必容色形見於外心亦順之於内順其始而後無窮也汝苟不信吾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昔龍逢比干

脩身以拊人之民其君因以陷之此好名之過也叢枝胥敖有扈三國相攻以求名實堯禹猶不能化興兵伐之使國虚身戮而後止由是知求名實者皆不能自免也顔子又告以端虚勉一夫子言衛君以陽為充孫人所感小德無成況大德乎回又陳三條與人與天與古為徒庶可免經世之患夫子復不許太多政法而不諜諜私察亦間諜之意雖亦固無罪者言猶有内外古今之論所以不免世患若以命物之

化者言之又豈有天人與古之異哉唯無心者然後能與於此

祥道註至人之於天下未嘗有思而足以悅有思者之心未嘗有為而足以研有為者之慮是何邪感而後應迫而後動豈嬰嬰然以天下為事哉顔子知有思有為以經世而不知無思無為以應物將欲救衛君威虐之過拯民於無如之中仲尼所以譏其雜擾也至人先存諸已抱一也後存諸人為天下式也存

諸己者未定則雜暴人之所行則擾夫德者名之實名勝則德蕩知者爭之器爭興則知出德厚信矼內也未達人氣名聞不爭外也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是交淺言深適致其惡也自悅賢惡不肖至必死於暴人之前言知之為患自桀殺關龍逄至聖人之所不能勝言名之為患也端虛勉一以陽為充者也以陽為充則實自有之也回之始也欲尚知以濟世患知其不可則欲攝知以歸虛

一既又知其不可欲通虛一以歸於三術故與天為徒則推己直前不蘄人之善否與人為徒則為人所為而不犯人之所疵與古為徒則陳古刺今而不為人所病端虛勉一固執而已不足以言德謂不化者不知通變也三術則諜察而已不足以言政所謂未及化者安能化人也

碧虛註輕用其國固不重己輕用民死又不重人死者莫知其數故以國量蕉者質虛之草衛君雖有德

澤如蕉之不實民無所往矣回謂醫門多疾願思所以救之道不欲雜多則惑也先存諸已立其本也其本未立安能化人喪德者名也役知者爭也人不能知者大名也人不與爭者大知也不知不爭所以盡行也而强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是以人惡有其美若殆為人菑夫若乃遵賢遠佞是為明哲安用更求異邪彼將乘勢角其捷辯則汝目熒以驚外色平以忍内口營而依違容形而失措心成則無守

而順始無窮終於不逆也若殆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前矣遂舉龍逢比干以證無道則逆順之事彰有道則逆順之理忘昔堯禹之於三國尚不能化必攻以滅之而回欲空言以化衛君非徒無益也端則未虚勉則不一驕盈於外人人所不違性不可違其可以虚一而化諸顔子又陳與天與人與古為徒或可以免患而夫子不許以其猶師成心而未能體冥大道故也

趙註死者以國量乎澤積尸平澤以澤為量也若蕉
刈民如草菅也顔回欲往救之夫子歎曰汝往必遭
刑耳說人而憂其不合必多為之說期人必從是為
雜矣自雜而至於憂自救之不暇安能救人汝胷中
所存尚未定暴人之所豈可輕往夫名立則德失争
起則知生諫言行則過歸於君善歸於臣故名相軋
而知起争非所以盡行也汝雖德厚信矼而心氣未
達乃揚已之直以招人之過人必疾之此之謂菑人

必反受其菑也彼若有恱賢惡不肖之心將求汝不暇何待汝往汝不言則已茍有言焉彼將强辯以求勝當此之時汝目眩而不敢視色和而不敢抗汝之口自解不暇汝之容必且面從汝之心必且成其所欲為如是則不惟無補抑又甚焉順適其意方得其不我窮也龍逄比干忠諫被殺是不與其名也叢枝胥敖有扈用兵交争為堯禹所攻是不與其實也名實者聖人且不能勝汝乃欲正衛君予汝欲往必有

道試以語我回告以端虛勉一夫子以為不可衛君驕矜肆欲朝夕以善言漸漬猶且不入況遽欲正之彼既執而不變汝將外與之合而內不敢議斯尤不可故顏子又更辭以告與天與人與古為徒夫子謂衛君政法所失甚多安可以古為比彼雖不敢亦不汝罪然技止此耳胡可以及化彼之所為與自是其心者同豈復師古哉

慮齋云嘗聞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莊子反其說曰

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者謂如人能醫必其門多疾之
時方可行其術若已治之國又何用我欲以所聞於
夫子者告衛君庶乎其國可安也夫子以為不可往
自雜至憂言其自苦何能救人當先存其在已者纔
有求名之心則自然之德已蕩私知用而爭競起矣
名知者天下之凶事不可以盡行故雖德厚信實未
達人之性氣而强以仁義法度之言陳術於惡人之
前菑將及汝矣汝既不召而自往彼以王公之貴將

乘汝言語將以求勝汝為其所困則目必眩然屈服其色以求平於彼口則營救解説形必摯跽曲拳用心以成順之順此而往其惡無窮也昔龍逢比干以忠見殺好名之過也堯禹之伐三國言彼求名自利之人堯禹且不能堪而况汝欲求名諫衛君乎顔子謂吾將端虚勉一庶可往化夫子以為甚不可衛君陽氣充滿欲以言感之彼將案服汝心以快其意汝將執而不回則外以端虚求合内守勉而一者詎自

以為可乎顔子又設三條庶可以説衛君夫子復不許謂汝所言政法太多終不安諜能此三者固亦無罪然止於自免而已安可以化人蓋汝三説皆是師其有為之心纔容心便有迹非自然之道也

諸解大意詳悉玆不復贅字義或有遺論借附編末云按澤若蕉頗難釋或從澤絶句則下二字為句未圓澤字説有二義蕉亦解者不一音義舊註以澤為野蕉同樵其論却通死者以國量猶史載

谷量牛馬之義言其其多不可數也民死既衆則
穀粟草木不得遂其生澤中如見樵刈其國政可
知矣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
惡有其美也術字諸本一同猶碧虛照江南古藏
本作衒下文又照崔氏本作惡育其美育賣也以
貫上文衒字之義於經旨終有未安考之史記樂
書識禮樂之文能術又曰術者之明術通作述存
古可也此章暴人凡三諸解例以凶暴立説審詳

前二處宜作表暴解謂表暴人之所行術暴於人之前辭意頗暢上下文亦通末句正指凶暴之人謂蒯聵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

宋 褚伯秀 撰

人間世第二

顔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皡天不宜顔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

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顔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絶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

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狥耳目內通而外於
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
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郭象註有心而爲之者誠未易以有爲爲易未見其宜也
若一志謂去異端而任獨遺耳目忘心意而符性氣之自
得此虛以待物者也未使心齋故有其身旣得心齋之使
則無其身放心於自得之場當於實而止譬之宮商應而
無心故曰鳴也使物自若無門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也

不得已者理之必然體至一之宅會必然之符理盡於斯矣夫欲不行則易行不踐地不可得也視聽所得者粗故易欺自然之報細故難為也失真少者不全亦少失真多者不全亦多失得之報各當其分而欲違天偽為不亦難乎有翼有知之喻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無至虛之宅無由有化物之實夫視有若無虛室者也室虛而純白生吉祥之所集也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以應坐之日而馳騖不息外敵未至而內已困矣豈

能化物哉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冥尚無幽昧之責而況人間之累乎物無貴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故世之所謂知見豈欲知而知欲見而見哉世人因欲為知以知為見以見心神馳於内耳目喪於外故處身不適與物不冥矣

呂註仲尼謂顔回凡事有為而為之未有易而無難者心齋者無思無為而復乎無心也非一志不足以

告此無聽以耳而以心則聽無聞矣無聽以心而以氣則心無知矣聽無聞而止於耳心無知而止於符虚以待物唯氣而已唯道集虚此所以復乎無心也人之於其心未有得其所為使者所以不能無我故回之未得使實自有其身得使之也則能無我矣無感其名忘其虚也入遊其樊則其心之出有物採之入則鳴不入則止金石有聲不考不鳴也方其止也無門可由而群動不能踰無毒可施而衆邪不能病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而動以此涉人間世亦幾矣夫子又告以絶迹易無行地難欲無行地則莫若絶迹欲免物累則莫若忘身忘身不真不免於偽而已人則有知而有所不知故為人使易以偽天則無知而無所不知故為天使難以偽存吾心之所以事天為天使者也其可容偽邪人之有知者以知為翼拔其翼則止而不飛矣瞻彼闋者虚室生白則吉事有祥止於所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此吉凶悔吝之所

以生乎動也夫止止者耳如目目如耳心凝形釋骨
肉都融耳目內通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於人
乎此萬物之化古聖之所行終者也
林疑獨註齋貴虛心若心猶存有則其為齋也難矣
以齋為易而忽之者皡天不宜聽之以耳正聽也聽
之以心反聽也聽之以氣無聽也正聽以耳將以窮
理反聽以神將以盡性無聽以虛將以至命也聽止
於耳不若於心心有分別符則分而有合意至於氣

則無所復聽虛以待物而已道由此而集心齋之妙
用也列子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與此義
同顔子既悟乃曰回未得仲尼使之心齋實自有回
既得使心齋之後未始有回則無我矣夫子又語以
汝雖已至虛若入於有為之地當不動心於名可也
心如營齋虛以待氣氣入則鳴不入則止何嘗容心
於其間哉任萬物之出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治
無毒者也抱一自居不得已而後起以應物寓其理

於物而不自有則盡矣盡性命之理而有為者其為莫非天也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則偽為也難矣翼飛知知以喻顔子必有至虚之宅方能化物瞻彼前境了然空虚以喻心也生白則道集之謂性舍神定則吉祥來止不能止者形坐而神馳矣夫能定者耳目非必在外心志非必在内故雖有思有為而無涉世之患鬼神將來舍而況於人乎

陳祥道註有為而為者古人嘗難之有思必齋有為

必戒故欲神明其德者必齋心焉此仲尼所以告顔回也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聽止於耳則極於耳之所聞心止於符則極於心之所合而已聽之以氣則無乎不在廣大流通所以用形而非用於形所以待物而非待於物虛而無礙應而不藏故一志所以全氣全氣所以致虛致虛所以集道此心齋之義也回之未得使猶以大患有身得使之也未始有回則無其身矣故能入其樊而無感

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攝有為以歸無為也一宅而寓於不得已推無為以寄有為也天不行地則易行不踐地則難無為則易涉世不犯難則難為人之所為人使也故易以偽為天之所為天使也故難以偽為鳥非翼無以飛人非知無以知室非虛無以生白吉祥何由而止止哉夫苟不止則雖拱默山林亦坐馳也夫耳目內通則無聞無見外於心知則無思無知如此則虛極靜篤鬼神來舍況於人乎

此所以命萬物之化而不化於物古聖人之所服行終身者也

碧虚註參祀之齋涉迹心齋則悟本也無聽以耳而以心遺照觀妙也無聽以心而以氣渾一太漠也初學到此散漫而難攝然有妙門焉在乎聽止於耳神專所司則內景不逸外塵不入心止於符祥光凝合則靈府湛然心君寂爾是故冲氣洞虛本無所待然無待之中靈物自集所謂交梨火棗不生於荊棘之

地此理惟修習者知之得使者心齋之密用實自回也未能虛心未始有回虛亦忘矣若能入乎法令之所於物不動不矜者庶幾免患矣入謂聽納鳴謂無機巧之言聽之則言不聽則止言辭廣大曰無門理趣淡泊曰無毒心無二者一宅寓於不得已寄功羣林也止步絶迹則易行不踐地則難喻人使易誑自任難欺有翼斯可以衝天有道斯可以應變也室虛則陽明生心定則天光發身坐閑堂内懷好惡是猶

馬伏槽櫪馳意千里矣夫不逆六鑿於外則反收靈
光於內人間事物無無緣染汙也
趙註聽止於耳心止於符寂然不動也氣虛以待物
感而遂通也唯道集虛虛則衆理之所會此之謂心
齋顏子豁然而悟曰不能運動如意者有我也能運
動如意者無我也夫子歎其盡善又告之曰汝能入
其國中而不為名所動合則言不合則止無門者我
無隙之可乘無毒者彼不以我為害一處之以不得

已則庶幾焉絶迹易無行地難亦寓於不得已之意為人使則有心故易以偽為天使則任理故難以偽以無翼飛無知知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闋者虚空之性虚室生白泰宇發光也吉祥止止禍亦不至福亦不來也若有徼福之心是謂坐馳矣夫徇耳目内通其中明也外於心知其中虚也如是則將與鬼神為徒人其有不信乎

鬳齋云汝有其伎倆而欲為之纔萌此心則天意亦

不樂矣先令一志欲其不雜也聽以耳則猶在外聽以心則猶在我聽以氣則無物矣聽止於耳則不入於心心止於符則與物相合便是物我對立虛者道之所在唯道集虛只此虛字便是心齋也顏子謂未得教誨之時猶自有我既得教誨之後未始有我忘我則虛矣夫子又告以人世如樊籠汝能入遊其中而不為名所感動入則鳴可與之言而與之言也不入則止不可與言而不與之言也無方則無門無臭

味則無毒此皆無心無迹之喻以混一為吾宅而寓此心於不得已則於人間世之道盡矣絶迹不行則易行地無迹則難為人慾所役則易至於欺偽唯冥心而聽造物所使則無所容偽矣無翼而飛便是不行而至所謂神也以喻下句有知為知人之常也唯知其所不知則為無知之知斯造道之妙視彼室中空處必有光入以彼闋者喻我虛中生明即此虛明之地便是吉祥所止下止字是虛處止則虛虛則明

纔容心而不能自止則身坐而神馳矣夫耳目所聞見皆内通於心我無容心則耳目雖通於内若無所聞見也心虚則鬼神來舍豈有人而不能感化乎

夫涉人間世者不能無憂患故是篇首以孔顔問答歷述暴君厲行而酌其往化之方顔子以虚一進其本議亦正矣然出於端勉未能無心則彼由中之機安保其不妄發顔子又思三術自全仲尼猶以為太多政法而不諜胡可以及化以心未能

忘故也顏子至此無以進由是知夫子化人直造懸崖撒手心路斷絕之地始可進向上一步使齋肅形神而告之自明而誠之謂也諜字以間諜釋之不通鬳齋訓安為近按聽止於耳心止於符及氣也者重舉以釋上文解者或分析立說義不貫通今撫其大意以求印正云聽之於耳止於聞道而未能盡行聽之以心止於契道而未能盡忘至於聽之以氣則無所不聞無所不契旁皇周浹混

合太虛何處無之故待物盡善而物亦不能逃也
耳之所寘者心心之所符者氣氣則靜極無為虛
以待物孟子所謂浩然充塞者也觀夫注焉不滿
酌焉不竭與人而愈有常應而常靜者則亦何待
不待之有哉通天下一氣人物太虛之所同攝也
唯虛與氣非即非離互顯體用是以無往而不通
道則非虛非氣能虛能氣所以化天下之剛御天
下之實待物於無待善應而不窮者也心齋之妙

亦虛而已故能靜鎮百為明燭萬有如鏡開匣如衡在懸天下之重輕妍醜莫逃而無恩怨予奪之累以是而處人間世特遊戲耳顏子豁然而悟曰未得心齋之用實自有回既得心齋之用未始有回則受化之速可知矣夫子嘗謂其終日不違如愚此未始有回之實驗也夫顏子將之衛而夫子告以此者蓋平日心傳內學皆性命之精微真以治身者也今將出而有為翊扶治道故詳及於君

臣交際世故酬酢之間使之形氣交和中虛外順

上以造心齋之妙用下以顯及化之真機聖人所

以與天為徒而不涉人間世之患者以此

葉公子髙將使於齊問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

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

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

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

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徳者能之吾食

也執粗而不藏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氷
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
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
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
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
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閒是之謂大戒是以夫
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
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

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郭註事無小大少有不言以成為歡者以成為歡不

成則怨矣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使事成而人患去
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成敗任之於彼而莫足以患
心唯有德者能之今爕夫對火而不思凉明所饌之
儉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也事未成則恐其
不成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刑網羅於外也仲尼
告以命義大戒自然結固不可解者若君可逃而親
可解則不足戒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則無
哀樂何易施之有故冥然以所遇為命而不施心於

其間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況君親事有必至理固常通當任所遇直前耳若信道不篤悅惡存懷謀生慮死未見其成事也夫喜怒之言常過其實傳之者宜兩不失中就傳臨時之過言必傳其常情而要其誠致斯近於全也

呂註外物不可必而事無小大以成為歡是必之也若成若不成而有人道陰陽之患是多兵也唯有德者則能無我無我則無必無必則無患矣今使未行

而其憂至於內熱則未至乎事之情而有陰陽之患不能忘身之甚也故仲尼告以愛親命也事君義也不可解於心事親不擇地之夷險事君不擇事之艱易而一皆安之所以為忠孝之盛則事其心者哀樂之來豈易施乎前哉哀樂易施乎前是有所擇而不能安能事其心則以之事親事君未有不安者誠能無所擇而安則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乎

林疑獨註凡欲立事者莫不樂成而憂毀故若成若不成舉不免乎患能逃斯患其唯有徳者乎子高自陳吾食粗而不精故其爨也用火不久而不思凉今朝受命而夕飲氷内熱可知矣未至於行事之情而陰陽人道之患皆不可免為人臣者不足當之宜有以語我仲尼告以臣子大戒命在天而義在人子之愛親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無適而非君也心者人之真君能求之於己而事之則亦不知有君親任其

自然而忘哀樂之變事有不可柰何者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哉仲尼又告以使傳言之道凡與人交近則可以責實故相靡以信其遠則不可失其傳故忠之以言然兩家喜怒之言傳之最難而溢美溢惡則類乎妄信之也莫則傳言者殃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庶乎全矣

碧虛註夔無欲清明所饌淡泊內熱飲冰蓋憂煩所致欲免陰陽人道之患所以請教於仲尼仲尼告以

父子天合曰命君臣道合曰義且造化之下皆係君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曰大戒故不擇事地而安之擇之則非忠孝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唯信道任命而已矣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舜之陶漁禹之治水唯盡節忘身安乎命義可也相靡以信忠之以言皆迹也觀迹可以知其本傳言猶履迹貴乎適中過與不及皆差矣差則傳言者殃葢失常則戾也

趙註圖事不成則屈辱隨之人道之患也圖事若成喜懼交集陰陽之患也吾所食粗糲爨無欲清可謂節約矣初無内熱之病而胃中已如焚是不待事之成不成而二患集於吾身夫子何以教我遂告以命義大戒以事親喻事君既委質為臣遑恤其身哉又教以為使之道主乎忠信喜怒之際謹於傳言庶乎全矣

蕭齋云然圖謀事不成必有刑責然人道之患皆勞

心計較成事憂思致疾爲陰陽之患今我自受命以來食不知味胷中焦勞未曾實理會事已成此病萬一不成又有刑責是兩受患夫子何以教我仲尼告以大戒戒猶法也命得於天事親與生俱生故不可解於心義則人所當爲事君第一件事事親盡孝則東西南北唯命之從豈擇地而安心主於忠則哀樂之境雖施於前而不變易葢事有難易既出君命則是所當爲天命一同無可柰何安之而已爲人臣子

不幸而遇其難但行其事之實豈復顧其身哉

予髙將使齊以平日聞諸夫子者質諸夫子且自

述其奉命憂懐氷炭交戰之意覬有以發藥之夫

子告以命義二戒忠孝大節事親不可解於心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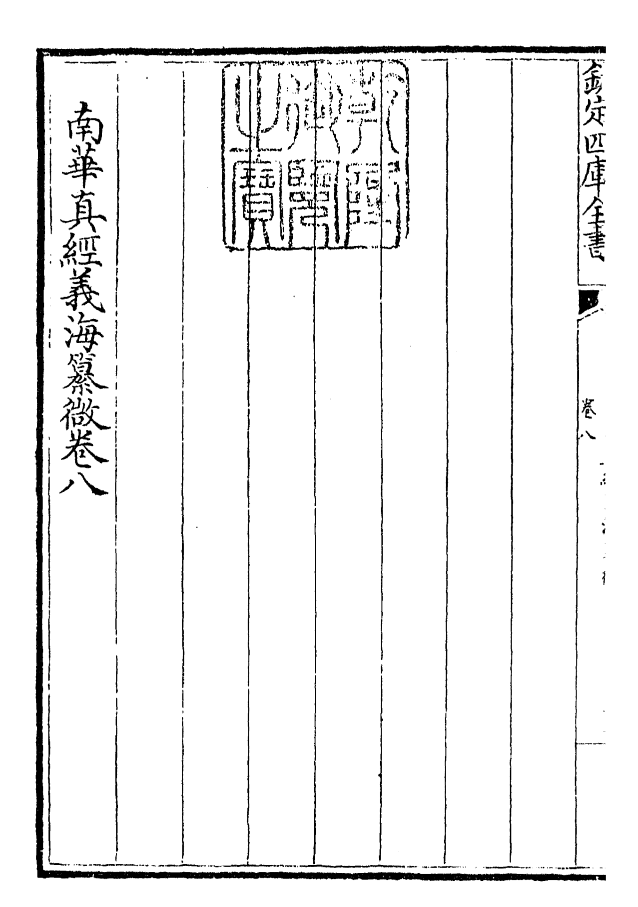
君無逃於天地事心哀樂無所施人世立身之要

亦槩見乎此然心為天君萬化所出人能事心盡

道則於君親可知矣不可奈何而安之則平居暇

日可知矣言道篤而自知明可匕𡈽之之完惡哉匕

所以訓天下之為人臣子者於其所難安而安之忠孝之至立身之盡也繼又陳奉使傳言之難而誨以幾全之道庶使君無失德臣無辱命此又下告顔子者一等矣唯顔子至命盡神故足以發夫子心齋之論而造坐忘之極子高則未免以得失利害存懷故但告之以謹傳命全臣節而已有以見聖人因才施教循循而善誘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